



【城市地理】

## 电光影戏小广寒

□杨曙明

人类历史上的电影技术诞生于1895年的法国。1904年，济南成为国内自开商埠最早的城市之后，外资随之涌入，其中有位德国商人在经三小纬二路开始兴建名为“小广寒”的专业电影院，并于1906年建成后投入使用。此是继哈尔滨的依留季昂电影院之后，国内第二家电影院，比上海最早的虹口电影院还要早上四年。

小广寒虽然是济南最早的电影院，但这是指“专营”而言，而不是指“放映”而言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地处济南老城内的“闻善茶园”曾经放映过电影，只不过不是专业放映而已。“闻善茶园”最初名为“雅观楼”，位于钟楼寺街，为旧式戏院。在小广寒动工兴建的过程中，某位法国人曾在此放映过电影，片名为《英特大战》和《日兵大操》。据作家徐凌霄在其《我与中国戏剧》文中记载：“甲辰秋天，闻善茶园陈老板的营业手腕大扩充，园子门口挂出长约一丈的广告，白布黑字，大书文明电影，又遍撒传单，说，为开通风气起见，不惜工本，特由外洋请到影戏团，里面真山真水，真人真马……”文中所说的甲辰年秋天，对应公历纪年是1904年秋，这应当是济南最早放映电影的记载。徐凌霄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记者，《京报》创始人，其记载应是准确可靠的。不过，那时候的电影还叫“电光影”或是“西洋影戏”，而且手摇式的放映机让电影画面“哆哆嗦嗦”，所以除了新奇之外，不太受观众待见。而到了小广寒创办之后，虽然使用的放映机还是手摇式，但已经先进了许多，起码电影画面已经不“哆嗦”了，所以开始受到观众的青睐。

1914年出版的《济南指南》中有关小广寒的记载是：电光影戏小广寒，商埠三大马路东，定价楼座每人一元，包厢每间四千，楼下每人一千，池座每人六百，晚八点钟开演。至十点结束。

《1927·济南快览》中有关小广寒是这样记载的：“电影场仅有商埠三马路小纬二路之小广寒一所，场主为一德人所办。其所演之影片，以前多系西洋片，因文字剧情观者多不明了。因投所好，改租上海各本国公司所出之片。影片剧情适合观者心理，故营业甚为发达。着军服之军人，只纳半费。其价目定位：包厢每间三元，能容六人；楼座一元；池座五角；楼下三角。每日自晚八时开演，至十一时闭幕。每一新片登场，全座为之一空。入夏则移作露天开演。已十余年如一日，然营业亦仅能维持其生活也。”

上述记载不是十分准确，因为时至1927年，济南的“电影场”并非仅有小广寒，位于按察司街上的东城电影院创办于1918年，位于旧军门巷的济南电影院创办于1924年。此为题外话，不再赘述。

小广寒地处商埠，坐北面南，砖木结构，上下两层。整栋建筑以北山墙作为主立面，底层是矩形大门，上层是四个并列的平圆券窗户，再上是山峦形曲线装饰墙体，颇有巴洛克风格；而建筑西半部有个向上突出的，扁平蒜头状的铁皮穹隆顶，又颇有些东欧建筑风格风韵，与主立面没有内在关联。所以说，小广寒的建筑面积虽然不大，但建筑手法较为混杂，估计是营造商根据业主的要求，在掺杂了些个人喜好之后，拼凑出来的建筑，因为建设年代较早，所以无法与之后的电影院相比。不过，其利用道路转弯处的地理特点，让影院主体建筑与侧旁的变电室形成了三

角形小广场，是为巧妙手笔。

小广寒的规模不大，也就能容纳500多人。其最初的放映时间，受限于电力供应，只能是在晚间营业。而到了1920年，也就是有了自己的发电机之后，才逐渐开始全天放映电影的。小广寒初期使用的是手摇提包放映机，每集换片空间较长，所以室内都会灯亮，以便观众自由活动。最初放映的电影内容多是些“西洋女子跳舞”之类的，影片也很短，之后随着时代进步，才逐渐有了风景片和滑稽片，影片长度增加，且开始配有中文字幕。不过，这些还都是无声电影，有声电影出现在济南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事，最早也不是在小广寒，而是在大观电影院。

著名学者严薇青在其《济南最早的电影院》中回忆写到：小广寒的院址不大，也没有楼，但是布置比较精致：中间是“池座”，两边是石头砌的高台子，用石头砌的栏杆和“池座”分开，算是“包厢”。“池座”后面有所谓“正厅”，也是用石头栏杆筑起的高台子，台子下面是过道，以便和“池座”隔开。“所谓‘池座’，就是后面带靠背、可以放茶具、瓜子等的木质长连椅，坐着并不舒服，只有‘包厢’和‘正厅’才是藤椅。不过后来每到夏季，改在院内西边空地上露天放映时，就一律改为藤椅了，茶具放到前面的矮凳上。”

历史上的小广寒曾经几易其主、几次更名。在1920年日本出版的《济南要览》中，有关小广寒是这样记载的：“位于商埠三马路，归日本人所有，目前营业店主是个人。”现代著名文人范烟桥则在1928年发表的《济南之电影》中这样记载：“小广寒之建筑极简陋，座位只有四百余。因经理者为俄侨而隶军籍，故每日入籍军人之列席者，恒占三分之一以上，土产军人不多，因不能完全免费也。唯卖座之价特昂，多至二元，少也须一元。若军用票价超过五折，日可得百金……小广寒既为俄侨所经营，则俄国之影片当亦唯小广寒有之……为我国影片中所罕见，亦俄罗斯之特色也。”他在《历下烟云录》中对小广寒也有记载：“小广寒之经理为一俄人，因之，入军籍往观者特多。间有俄片，其背景特奇险，惜情节总觉简单。中国片多为天一公司所制者，以社会心理趋向旧小说，而天一皆以旧小说为蓝本也。地甚小，价甚昂，每夕总能满座，则以往观者颇多贵人眷属，女伴相邀，汽车骈乘，往往定座以十数计，盖非此无以消遣也。”

从上述两则介绍中，我们可知小广寒有过从德企到日企、日企到俄企的经历，至于起止年月无从考究，是否准确不得而知。1946年，小广寒改由王世祥等合资经营，并更名为国民电影院；1948年又改称济南电影院；1950年改由魏天佑等经营，并更名为明星电影院；1955年迁至位于经七路纬十二路新建的仿古风格的新址。其间的1953年改为公私合营，1966年成为国营。1967年改称红星电影院；1978年恢复为明星电影院之名称。2008年11月停止电影放映业务。

明星电影院搬迁之后，小广寒旧址成为济南市卫生教育馆，后因年久失修，楼顶塌坏，处于废弃闲置状态。2006年，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了修复。2009年，由目前商家接手后，经过装修成为电影主题餐厅。如今的小广寒既是以电影为主题的餐厅，也是小广寒电影博物馆，里面珍藏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放映机和电影胶片、电影海报和影星照片等。置身其间，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，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。

【窗下思潮】

## 月亮随笔

□张树亭

闲读诗、词，尤其是唐诗宋词，常觉写月亮的诗句多如牛毛，而写太阳的少如凤毛。不禁不平与不解：天有“三宝”日、月、星，若论对人类贡献之巨、天恩之厚，月、日岂可同语？一句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足矣！然，人们为何对月如此偏爱、钟情而对日如此冷淡、薄情呢？近读诗词研究大家邨波先生的《唐诗简史》，见到这么一段文字：……中国是农业社会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白天要劳于耕作，只有到晚上才能歇息下来，才有时间，有空闲，而审美活动的展开一定是和休闲有关系的。当晚上空闲下来的时候，人们对着天空中的这轮明月，就寄托了无限的情结、情怀以及审美诉求……

这段文字乍看很有道理，仔细一想，就忍俊不禁了。将涉日作品之少的原因归于农人忙于“耕作”，没闲工夫看太阳，是难以服人的。说实话别扣帽子，诗词那雅玩意儿，不是农人玩得了的，即使他们有闲工夫看太阳，甚至整天搂着太阳睡，也作不出涉日诗来。同样，他们有闲工夫看月亮，也写不出涉月诗。正因此，人家也从来就没闲心、闲情、闲工夫啰唆那既不能充饥，又不能御寒的玩意儿。古代农人是如此，现代农人依然如此！

那么，原因在何呢？日、月相较，人们更喜爱月亮，缘由如下：

月亮质地美。月亮看上去质地如玉。玉之突出特点是质细、温润，光泽晶莹、纯洁。仔细端详月亮，尤其是中秋时节秋高气爽之际的月亮，确能给人这种感觉。

人类大概很早就喜爱玉，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，有教材说中国古代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华玉文化史。世世代代的人们如此喜爱玉，自然对视月如玉的月亮也就喜爱有加、情有独钟了。故对月亮颇多美称：玉盘、玉弓、玉钩、玉兔、玉壶……

月亮形象美。“月有阴晴圆缺”，月亮爱打扮，也擅打扮。“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每日之形象既不同于昨，又不同于明。千姿百态，环肥燕瘦，又都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雅俗皆赏，老少咸宜。

农历月初为上弦月。此时节，每当日落西山，晚空晴朗，空旷的西南天际便会隐隐现出月牙儿的婷婷身影：娇嫩、娇艳、娇美，极像一位腼腆羞涩的小姑娘从天宫门缝里偷偷向人间张望。诗谜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道尽了此时月牙儿的娇媚娇羞之美。其后，月牙儿逐日丰满，至十五，成圆月。圆月当空，如玉盘高悬；晶莹锃明，如冰轮东升。诗句“误作白玉盘”“云峰缺处涌冰轮”道尽了此时的圆月之美。月圆而亏，此后月亮返老还童，至月末又成了月牙儿。不过，此时的月牙儿大大美于月初：月初的月牙儿现身在日落不久，此时的天空还较明亮，故月牙儿的月色略显浅蓝色，月光自然也不强。而月末的月牙儿现身在长夜之尾，此时整个天空夜幕一片深蓝，故此时的月牙儿就显得特别晶莹锃亮，银光闪闪。诗句“帘月闲挂小银钩”，形象传神地道出了下弦月牙儿的妩媚可爱。

月亮依靠自己的形神变化已够美轮美奂了，若不时再有其他配角上场绿叶扶花、锦上添花：或演出彩月追月，或演出双星伴月、三星绕月、众星拱月，那月亮之美容、美姿、

美貌就更光艳照人、佳丽绝世、天穹独秀了！

月光美。月光晶莹、皎洁，给人以温润、温柔、温馨、温情的感觉。这是诗文涉月颇多的最主要原因。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月亮的质地、形象之美，愉悦的仅是人之感官；而月光之美，触动的是人之心灵、情感。人有“七情”，月光对人的每一种情愫，即狭义或广义的“爱情”，都能融合、牵系、触动。换言之，任何人在任何心绪、心绪、心情、心境下面对溶溶月光，都会有所思、有所忆、有所感，并进而产生或倾诉、或交流、或兴寄、或托意、或抒发的情动。正因此，诗文中才有那么多的感人肺腑、令人动容、撼人心灵、透骨销魂的望月、叹月、咏月、问月、望月怀远、望月伤怀、寄情于月、托言于月的作品。

月光之美，难以尽述。若欲简单概括之，似以“朦胧之美”较为准确。即不论月光有多少种美，都大抵是“朦胧之美”，即便是明月当空之际。关于这一点，李煜的词“花明月暗笼轻雾”很有说服力：既然“花明”，那么月亮肯定很明亮；既然月亮很明亮，那又何以“月暗”如笼罩“轻雾”呢？提此问题，只是从语言理论上较真，若去实际考查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即便是月光如银，如水，如白昼，花朵明亮得看上去十分清楚，但若抬头望月，举目四周，月亮与整个夜空以及周围的远近物件，都还是如同蒙着一层薄薄的轻纱或轻雾，而绝非如同白天太阳之下那般天空远近透明，地上万物清晰。朱自清散文《荷塘月色》中也说到了这种情景：“月光如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……又像笼着轻纱的梦”。而月下的各种诗意、美感也就在这种似纱似雾、朦朦胧胧、模模糊糊、隐隐约约、若有若无、似实似虚、如梦如幻的“朦胧”之中。此即常说的“美丽的月色”“美丽的夜色”。正因此，《聊斋》才那么着意营造月光“朦胧”的意境。一些现代歌曲如《城市的月光》《草原之夜》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《绿岛小夜曲》等，也是如此。

这也就是涉日作品少而又少的重要原因：太阳光太明亮、太强烈，其光之下的万物皆一清二楚，瑕瑜毕见，这就不大容易引发人的想象与联想，或大大限制了想象、联想的空间与张力，致使述事、状物都太实、太死、太干巴，毫无空灵、委婉、含蓄、蕴藉之感。如此。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诗意与美感了。

邨波先生在《唐诗简史》中说“明月在诗词中的地位几乎无可匹敌”，此言极是。所以如此，根本原因在于月亮自身所具的各种美质，是宇宙间任何天体，包括太阳，都难以比肩的。因而千百年来它在诗词中的效应，也都是任何天体，包括太阳无法替代的。关于这一点，随手拈出一首诗词一试便知。比如：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闭目而思那意境：月光溶溶，花影婆娑，万籁俱寂，小酒独酌。那是多么富有诗意与情趣。若再“举杯邀明月”，由静转动，动静结合，那就更美了。但若换为：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太阳，对影成三人：大白天一个人蹲在花棵子里喝酒，就够“神经”的了，若再“举杯邀太阳”，那就成了傻子、憨子了。如此一来，除了可笑还有什么？

总之，月亮特美，所以人见人爱，何时见何时爱。这是涉月作品最多的最根本原因。